

■新作聚焦 雪漠长篇小说《野狐岭》：

灵魂叙写与超越叙事

□陈彦瑾

雪漠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野狐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不但有好看的故事和接地气的笔墨细节,宏观来看,它仍然是打上雪漠烙印的一部有寓意、有境界的小说。何为“雪漠烙印”?除了西部写生,还有一样,就是雪漠的文学价值观带来的写作追求——灵魂叙写与超越叙事。这一点,让雪漠在今日文坛显得很抢眼。

刘复、林岗在《罪与文学》中从叙事的维度来考察百年来的中国文学,他们发现中国文学几乎是单维的,有国家、社会、历史之维而乏存在之维、自然之维和超验之维,有世俗视角而乏超越视角,有社会控诉而乏灵魂辩论。这不奇怪,五四前的儒家文化重现世,克己复礼,五四后的文化讲科学实证,民族救亡,直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派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各路思潮为作家带来全新的创作资源,由此诞生的意识流、新潮、实验、现代派、先锋、寻根等文学样式,称得上是对文学存在之维、自然之维的补课,但超验之维,至今仍处于失落中。从这一点看,雪漠的灵魂叙写和超越叙事,有着为中国文学“补课”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说,《大漠祭》主要是乡村悲情叙事的话,从《猎原》《白虎关》开始,雪漠小说有了超越视角——不是现实层面的反思、叩问,而是跳出现实之外,从人类、生命的高度观照——到《西夏咒》更从灵魂、神性的高度观照,其超越叙事有着“宿命通”般的自由和神性的悲悯。而在《西夏的苍狼》中,超越不再是一种叙事的维度,超越作为此岸对彼岸的向往,成为了小说的主题;在《无死的金刚心》中,雪漠更彻底抛弃了世俗世界,只叙写超验的灵魂世界和神性世界,在此,超越作为灵魂对真理的追求,成为了小说的主角。

众所周知,雪漠的超越叙事和灵魂叙写,主要来源于

他信奉的佛家智慧和20余年佛教修炼的生命体验。遗憾的是,批评家对雪漠独有的写作资源普遍感到陌生,结果是批评的普遍失语,更有叹其“走火入魔”者。如何让独有的资源以普遍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雪漠在“灵魂三部曲”之后面对的一个创作难题。从《野狐岭》中,我们可以看到雪漠的一些努力和尝试。

首先,雪漠巧妙地运用了幽魂叙事——除“我”之外,其他叙事者都是幽魂,也即灵魂。由于脱离了肉体的限制,幽魂们都具有五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其视角就天然具有了超越性,于是,在讲述自己生前的一些“大事”时,他们总时不时跳出故事之外,发一些有超越意味的事后评价和千古感慨。幽魂们津津乐道的“大事”,不外乎人世的纷争、妒忌、怨恨、械斗、仇杀乃至革命大义、民族大义,还有动物间的争风吃醋、拼死角斗,其中不乏《西夏咒》式的极端之恶,如活剥兔子、青蛙,用石碾子把人碾成肉酱、摊成肉饼,以及“嫦娥奔月”、“点天灯”、石刑、骑木驴等酷刑……但所有的这些,以幽魂——不论是人还是动物——的视角看时,都已是过眼云烟了。死后看生前,再大的事都不是事了,再深重的执著都无所谓了。这些来自佛教智慧的超越思想和体悟,由一个个作为小说人物的幽魂之口说出,就有了易于理解的叙事合法性。换言之,《野狐岭》的超越叙事不是来自叙事者之外的超越叙事者(在《西夏咒》,这个超越叙事者其实是作者自己),而就是作为叙事者的幽魂们自己。超越叙事不是外在于叙事者的言论、说教,而是化入了叙事者的所感所悟——当然,前提是,这些叙事者是幽魂,他们本具超越之功能。

《野狐岭》里,木鱼妹、黄煞神、大烟客等幽魂都有属于自己的超越叙事,但作为小说整体的超越叙事,是由修行

人马在波完成的。马在波有一种出世的视角,在他眼中,前来复仇的杀手是他命中的空行母,疯骆驼狮子的夺命驼掌是欲望疯狂的魔爪,天空状似磨盘的沙尘暴是轮回的模样,野狐岭是灵魂历练的道场,胡家磨坊是净土,传说中的木鱼令是可以熄灭一切嗔恨的咒子……因为有了马在波的视角,野狐岭的故事便有了形而上的寓意和境界。

但马在波的视角并不是高于其他幽魂之上的“超叙述”,他只是被“我”采访的众多幽魂中的一员,他并不比别的幽魂高明,也不比谁神圣,他的超越叙事别人总不以为然,他们甚至认为他得了妄想症,他自己也总消解自己,总说自己不是圣人。的确,《野狐岭》里无圣人,无审判者和被审判者,只有说者和听者。说者有人有畜,有善有恶,有正有邪,有英雄有小人。这些人身上,正邪不再黑白分明,小人有做小人的理由,恶人有作恶的借口,好色者也行善,英雄也逛窑子,圣者在庙里行淫,杀子上仇人,总之是无有界限、无有高下、无有审判与被审判,一如丰饶平等之众生界。所以,“和《灵魂三部曲》将超越叙事作为神性的指引和真理的审视不同,雪漠在《野狐岭》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众生态,超越叙事被作为众生的一种声音,而不是超越众生之上的神性叙述。对于它,信者自信,疑者自疑,不耐烦的读者也可以和幽魂们一起消解之嘲笑之,大家各随其缘。

值得注意的是,《野狐岭》的美学风格一改“灵魂三部曲”的法相庄严,而是亦庄亦谐,偶尔来点插科打诨——可以见出,雪漠在创造这样一个众生生态时,很享受自己“从供台跳下”的快感——有着“惟恍惟惚”的模糊美,很像《道德经》所描绘的:“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留恋、反思与批判。他笔下的文化乡愁因此而别有新意,境界阔大。刘永学有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闲时浸润于诗书琴画,品诗论词,典故逸闻信手拈来,有知识,有情感,有见识,丝丝缕缕流淌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眷恋与深情。

然而刘永学读李白、杜甫,读徐文长、袁中郎,读出来的并不仅仅是唯美与闲情,更是徐渭字里行间的“一阵阵逼人寒气”,是袁宏道文墨的“犀利如刀”。他逐一点评水浒人物,嬉笑怒骂,亦庄亦谐,却目光独到、毒辣,看人看穿到背后。他开口就评王伦:“王伦一生中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有点宏观思维,有点发现的眼光。做不成秀才,立马改做强盗。玩不转笔杆子,就抓棍刀把子。”然而王伦毕竟只是个秀才,悟不透刀子快才是真正的快,权力场上只有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生存法则,终于成了刀下的冤大头。他评宋江是“撮把子”,“先撮穷的,再撮富的,先撮软的,再撮硬的,先撮点,再撮面,在撮骗中求发展,发展后搞大撮骗。”撮者,骗也。刘永学又把宋江的“撮”分为“文撮、武撮、神撮”三个阶段,最终撮有所成,撮出了气候。刘永学用现代流行俚语解读古典文学人物,一语戳穿了宋江所谓的“忠义”,无非是伪饰得冠冕堂皇的骗术。刘永学这样跳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一番冷峻的反思与审视,更是一种对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之魂的坚守,他的文化散文于是便有了——一种新的视角与高度。

德国诗人诺瓦利斯说:“哲学其实是乡愁,是处处为家的渴望。”刘永学的散文,书写的无非是人的肉身与心灵对故乡、对“家”的渴望。我们的“家”在哪里?我们的灵魂可以安放在哪里?刘永学的散文里,乡愁如一片冰心,浸润在他以文字雕琢成的冰壶里。

■第一感受

散文里的乡愁

□王跃文

我爱读刘永学的散文。他的散文品格既有人世真情厚重,又有中国传统文脉的雍容大气,是赤子之心和士子修养的浑融和合。眼底笔端,有故乡烟云,有青春往事,有对世事的洞察与调侃,有对传统文化的叩问与反思。最让人动容的,是弥漫于刘永学散文里的浓浓乡愁。刘永学散文里的乡愁不同于落魄游子对故乡的悲吟怅望,也不同于旧派文人乡愁里的矫情怀旧,而是有大格局、大气象,既热烈又绵厚,是寻找个人生命与文化皈依的别样乡愁。

刘永学散文里的乡愁首先是地域意义上的,他出生于燕赵古地,却在湘江边一个叫大浦镇的地方长大。这里,低低的土坯青瓦房匍匐在湘江边,袅袅炊烟漫着潇湘水云。少年刘永学常坐在江岸边,那天边的一叶帆影便一直浮在他的心里。及至成年、成家,他生活工作皆在南方,事业人生亦有所成,他却“直把他乡当故乡”,对养育了他的这一方异乡土地怀有深情。他的笔端带着暖暖的情意,细细描摹那一方水土,摹写伴随他一起长大的那一群普通人的坚忍生命。他写那铺陈在荒山野岭之上红砖红瓦的矿区,写埋葬着无数遇难矿工的“烈士山”,写绕着矿区潺潺流过的无名河,河里长若寸许的小鱼,清水中小鱼游而空若无依。他写拖着清鼻涕的童年伙伴的坎坷命运,写悲苦隐忍的少妇青紫的乳房。他对人生有深切的关爱与悲

悯,因为心里有力量,这种爱与悲悯没有小家子气,显得沉着宽厚。

然而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望故乡。刘永学的故乡在太行山下,他的血脉里流淌着的毕竟是燕赵男儿的热血。他的故乡出侠客,出英烈。那夕阳下如木雕般肃立的老妪,曾是三个儿子皆血洒太行的英雄母亲。那坐在大门口,手握菜刀,为自家的一鸡一菜厉声呵骂的老妇,曾是烽火岁月里,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妇救会长。刘永学写他5岁时第一次随父亲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子,一村孩童皆一丝不挂,个个如天地初生时天真未凿的肉团,独他一人穿着裤,裹得严严实实。文明与野蛮可笑地在这里发生了倒置,村童们视他如怪物,像围猎野物的猎人对他发出驱赶的嘘声。他逃无可逃,只好爬到果实累累的枣树上,这一下便得以静制动,以守为攻,居高临下,守有粮食,攻有武器,直到被一个麻脸大姐救下。这位麻脸大姐也是善出奇兵,以各种石破天惊的笑容为武器,出人意料为自己赢得一个英俊夫婿。刘永学的乡愁里都是好故事,他写这一段只用小说笔法,人物呼之欲出,生动的故事里有着耐人寻味的荒诞意蕴和兵法玄机。

刘永学散文里更深沉的乡愁是一种文化的乡愁。董桥说:“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注定是一口枯井。”刘永学散文中所书写的,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品味、

厦门举办第二届文艺创作培训班

本报讯 近日,由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厦门市第二届文艺创作培训班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厦门、龙岩、泉州等地的90余名文艺骨干参加培训。此次培训班邀请了阎明明、吴义勤、欧建平、周光、黎继德等文学评论家、舞蹈和戏剧研究专家进行授课,内容丰富精彩,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

第三届泰山文艺奖评选揭晓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泰山文艺奖评奖委员会作出决定,对39部获得第三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的作品予以表彰。常芳的《爱情史》等4部长篇小说,尤凤伟的《中山装》等5部中篇小说,王秀梅的《父亲的桥》等5篇短篇小说,路也的《地球的芳心》等4部诗歌集,陈占敏的《忧郁的土地》等4部散文集、铁路和徐锦的《中国民办教育调查》等5部报告文学,李岫青的《李奔奔的奇妙暑假》等5部儿童文学,李衍柱的《大秦帝国》论稿——走向新世纪文艺复兴的绿色信号》等7部(篇)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榜上有名。

据介绍,第三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

专家研讨李栓成散文

本刊讯 如何在散文中写好小城市里的各色市井人物?近日,《海外文摘·文学》编辑部组织20余位在京的作家、评论家,从李栓成散文集《小城市的世界》出发,就此话题进行研讨。

李栓成长期生活在豫西南山区,从事业余散文、小说创作40多年,已出版散文集3部、报告文学集2部。与会者认为,李栓成的散文作品充满了小城市的烟火味,展现了河南西峡这

近年来厦门的文艺事业稳步发展,成果丰硕,但和全国一些文化强省、强市相比,仍有诸多欠缺之处。厦门历来重视文艺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努力创造各种条件,通过举办针对性强的文艺创作培训班等形式,为厦门文艺人才的成长营造良好氛围。

(廖晓瑞)

电影人畅谈当代电影的叙事轨迹

本报讯 自1905年任景泰拍摄《定军山》以来,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历程,在这漫长的时光中,中国电影的叙事手法、叙事内容等都经历了种种变革。8月3日,由腾讯书院主办的“当代电影的叙事秘密轨迹”暨王小鲁《电影政治》新书首发会在京举行。王小鲁、王小鲁、王宏伟与读者就中国电影的叙事轨迹进行了交流。

王小鲁认为,在中国电影草创初期,宣教元素和娱乐元素是相互叠加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电影出现后,娱乐的部分慢慢弱化了,宣教的部分逐渐显现出来,这一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逐渐巩固。1976年,中国电影重新起步,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出现,把电影一步步拉到个人化和生活化的语境中,颠覆了中国电影传统方式,这种颠覆主要表现在形式上和美学上。近年来,在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中,个体的东西慢慢浮现出来,试图追求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

王小鲁谈到,电影的宣教功能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更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理念灌输,90年代之后,电影叙事的方向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型。第五代导演颠覆以往自上而下的叙事倾向,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高峰。之后,以王小帅、娄烨、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导演更是执着地将个人的生存体验灌注到电影作品中,通过电影中的人物展现创作者的社会思考,具有强烈的个人特色。比如,在刚刚入选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的王小帅新作《闯入者》中,反思和娱乐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保留电影艺术特色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创作者对现实的关怀。

(行起)

作家赴河北张家口采风

本报讯 日前,北京张家口成功获得2022年冬奥会候选承办城市资格。为助力崇礼申奥,全国知名作家走进张家口采风活动日前在河北张家口举行。张胜友、肖克凡、周晓枫、徐则臣、乔叶、葛一敏、何玉茹、胡学文、李春雷、贾兴安、李浩等数十位军队诗人、诗歌评论家参加座谈。

与会专家认为,胡松夏是对诗歌有敬畏心、对艺术有感悟力、对国家和民族有担当意识的青年军旅诗人。他在酣畅颂扬“大我”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对时代气息的把握和对历史规律的探寻,这也使得他的作品带有了不可忽视的理性判断和思想光泽。长诗《甲午》以1894年8月1日

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与央视新影集团联手影视创作

本报讯 近年来,国内微电影异军突起,其前景在业内被广泛看好。中央新影集团专门成立了微电影发展中心,这也是中央级新闻文化影视单位首次成立关于微电影创作、研究和发展的专业机构。在日前举行的亚洲微电影艺术节最具影响力人物暨亚洲微电影十大新闻和十大新闻人物颁奖典礼上,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央新影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高峰与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的代表凌鼎年、滕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这标志着双方今后将

■创作谈

凉州英豪齐飞柳的故事,我酝酿了很多年。30年前,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就开始了此书写作。

我有个习惯,就是我想写啥题材,就必须先花很长时间,进行采访和体验。写《野狐岭》前,除了我调往齐飞柳的家乡任小学老师外,我还采访了书中提到的马家驼队的子孙,采访了很多那时还健在的驼把式,了解了关于驼道和驼场的一切。但我没想到的是,一写,笔下流出的东西,却不是那时我想要的。那时,我很想写一个好看的小说,能畅销一把,但一动笔,流出的,仍是那种习惯性的“灵魂流淌”。我知道这种东西定然不好读,但我没办法写成时下人们喜欢的那种文体。一进入写作状态,灵魂就自个儿流淌了,手下就会自个儿流出它的境界。我一边抗争,一边随顺——当我抗争时,我就索性停笔罢了;我遂顺势,再叫它流淌一阵。几年过去,就成目前的样子了。

不过,《野狐岭》里还是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只是它确实不像流行的那种小说,它甚至仍像《西夏咒》那样,有种反小说的东西。好在它真的是“独一无二”,它跟《西夏咒》一样,是打了雪漠烙印的另一个存在。本书中,虽然也写了一些凉州历史上的人物,但他们其实是雪漠心中的人物,早不是一般小说中的那种人物了。他们其实是一个个未完成体。他们只是一颗颗种子,也许刚刚发芽或是开花,还没长成树呢。因为,他们在本书中叙述的时候,仍处于生命的某个不确定的时刻,他们仍是一个个没有明白的灵魂。他们有着无穷的记忆,或是幻觉,或是臆想。总之,他们只是一个个流动的、功能性的“人”,还不是小说中的那种严格意义上的人物。

当然,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一样,都不确定,都在变化,都是各种条件构成的某种存在,都找不到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书中人物的叙述和故事也一样,似乎并没有完成他们的讲述。因为他们没有完成,所以小说也没有完成。所以,《野狐岭》中的人物和故事,像扣在弦上的无数支箭,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走势,不同的轨迹,甚至不同的目的地。就是说,要是从本小说生发开来,我还能写出很多故事,写出很多书。它是未完成体,它是一个胚胎和精子的宝库,里面涌动着无数的生命和无数的可能性,它甚至在追求一种残缺美。因为它是由很多幽魂叙述的,我有意留下了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所以,小说其实不太好读,里面有许多线索或是空白。只要你愿意,你可以跟那些幽魂一样,探究他们还没有讲完的故事。当然,你不一定用语言或文字来讲,你只要在脑子里联想开来,就算达成了我期待的另一种完成。换句话说,你可以在阅读时或是阅读后,跟我一起来完成这个小说。那里面无数的空白,甚至是漏洞都是我有意留下的。那是一片巨大的空白,里面有无限的可能性,也有无数的玄机。你可以将里面你感兴趣的故事编下去,甚至可以考证或是演绎它。这样,你就融入了《野狐岭》,你就会看到无数奇妙的风景。

《野狐岭》也可以称为话题小说,里面会有很多话题和故事,有正在进行时,有过去进行时;有完成时,也有未完成时;更有将来进行时,在等待你的参与。无论你去迎合,或是批评,或是欣赏,或是想象,或是剖析,或是虚构,或是考证,或是做你愿意做的一切,我都欢迎。

故事的背景,我也放在了一个有无穷可能性的时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时期,各种背景、各种面孔、各种个性的人物,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表演,演出一幕幕让我们大开眼界的丑恶、滑稽或是精彩的故事。出于以上考虑,我也有意淡化了小说的主题,因为一旦有了明显的主题,你便会受制于它,而束缚了你的想象力。于是乎,我同样有意地拒绝了一种或是几种思想。你只要读进去,也许也会感觉到那些活的人物、活的生活场景,还有那混沌一团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氛围。它是一个充满了迷雾的世界,它神秘得云雾缭绕,芜杂得乱草丛生,头绪繁多却引而不发,多种声音交织嘈杂,亦真亦幻似梦似醒,总觉得话里有话却不能清晰表达,可能孕育出无数的故事但大多只是碎瓣残片,那么就让我们一起进一步创造它吧。

《野狐岭》想写的,本来就不是那种人们熟悉的小说,而是另一种探险。你不一定喜欢它,但它无疑在挑战你的阅读智力。跟我的所有小说一样,它是我创造的一个世界。当我感悟到一个巨大的、混沌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存在时,一般的小说手法根本就表现不了它。《野狐岭》跟《西夏咒》一样,是内容和境界决定了文学形式的产物。《野狐岭》是一群糊涂鬼——相对于觉者而言——的呓语。

当然,《野狐岭》写的,绝不仅仅是上面说的那些。其中关于木鱼歌、凉州贤者,关于驼队、驼场、驼道、驼把式等许许多多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农业文明的一些东西,小说中的描写又有着风格画或写生的意义。这一点,在本书中显得尤为明显,也跟以前的小说“写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定格一个即将消失的时代”一脉相承。

长诗《甲午》座谈会在京举行

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为创作选题,艺术地再现了甲午战争的激烈和失败的惨痛,对战争及结局进行了客观的剖析与反思,全诗充满爱国激情和忧患意识。

长诗《甲午》是“80后”战士诗人胡松夏的新近力作,也是其出版的第四本诗集。全诗共2000余行,由“鸦片之殇”、“视角”、“甲午海战”、“旅顺大屠杀”、“最后的绝唱”和“黑色·马关”等章节组成。据悉,《甲午》已于今年6月被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收藏。(籍云)

联手进行影视创作。

微型小说是一个颇具生命力的文学品种,在当下信息科技进步带来的视听变革中,微型小说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中央新影集团微电影发展中心与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有助于微电影和微型小说资源互补、合作双赢。据悉,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正在筹备设立“微影视创作委员会”,将开展全国微影视剧本征文等一系列创作活动。(宗微文)

□雪漠